
美國的**雙重損失**：盟友邁向國防多元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Photo: Matti Blume (CC BY-SA 4.0)

盟友質疑美國的安全承諾

在全球政治與經濟格局劇烈變動的當下，特朗普總統一直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的旗幟，但許多國際評論家卻對此抱持深切的懷疑，他們尖銳地指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不斷採取侮辱與恐嚇盟友的手段，非但未能重塑美國的領導力，反而將美國推向日益孤立的境地，更遑論實現真正的偉大。與此同時，特朗普雖然誓言要復興美國的傳統製造業，但各項核心經濟數據均顯示這項承諾並未如預期般實現。

在這場宏大的政治敘事背後，還隱藏著一個較少受到公眾留意、卻對美國根基產生深遠影響的趨勢，那就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因為懷疑華盛頓履行安全承諾的可靠性，已開始在採購國防武器上採取多元化戰略，刻意減少對美國的倚賴。這種地緣政治的信任危機，正直接打擊著一向作為美國製造業核心支柱的國防武器工業。

日本、南韓、澳洲、加拿大、歐洲、海灣國家尋求武器多元化

這種「去美國化」的武器採購趨勢，正跨越地域在世界各地蔓延，盟友們紛紛在傳統的美製供應鏈之外尋求替代方案。以亞洲為例，日本與瑞典國防承包商 Saab 展開緊密合作，計畫引進瑞典的先進航天與系統整合科技。雙方的實質合作包括將日本的感測器整合至瑞典的武器系統中，並由 Saab 提供戰鬥管理系統，來連接日本三菱重工製造的「最上級」（Mogami-class）巡防艦與澳洲海軍的硬體架構，藉此提升自身防衛與出口的彈性。此外，由日本、英國和義大利牽頭的全球作戰空中計畫（GCAP）正準備發展新一代戰鬥機，這可能成為美國F-35戰鬥機的有力競爭對手。

與此同時，歐洲的北約盟國也正在尋求改變現狀，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 2026 年 3 月發布的數據，歐洲北約國家已將美國在其主要武器進口中所佔的份額由上一個五年期報告中的 64% 下降至今天的 58%，各國轉而大力扶持由法國與德國主導的國防系統。為了填補短期產能的不足，歐洲各國將目光投向產能充足且能快速交貨的南韓，大舉採購 K-2 黑豹戰車與自走砲等重型裝備。

澳洲亦試圖打破過去幾乎全盤美製的格局，今年四月透過與日本簽署軍艦合作協議，並結合瑞典的軍事防衛技術，織造一張不完全依賴華盛頓的區域防衛網。南韓本身也在尋求「戰略自主」的道路上加速前進，近期決定放棄原本向美國購買波音阿帕契直升機的後續計劃，轉而將國防預算投向本土無人機與無人作戰技術的研發。

加拿大總理卡尼上任之後，已經宣告將會向澳洲購買先進的雷達預警系統，而不會向美國購買。今年六月，澳洲與加拿大果然聯合宣告澳洲將會在加拿大建造自主研發的遠程超視距雷達系統，這系統能夠覆蓋美加邊境以北極圈。

至於波斯灣國家，由於面對伊朗襲擊而得不到美國的全面保護、美國政治氣候的無常、國會的採購限制，故此現在亦放棄了過去對美製軍火的單一倚賴，採取「海灣優先」的政策，SIPRI 的 2021 - 25 年數據顯示，中東武器進口仍有 54% 來自美國，其次是義大利、法國和德國。但海灣國家在維持以美製裝備為主軸的同時，也更積極向歐洲、亞洲及其他供應方尋求補充性能力，尤其是在防空、無人機、電子戰和導彈防禦等領域分散風險。

仍要倚賴美國的常規武器與人工智能

不過，美國盟友在武器上尋求獨立自主和多元化似乎還有一段漫長的路，兩年前卡塔爾多國聯合空軍演習中，中國製造的殲10CE戰機以九比零輾壓歐洲頂尖的颱風戰鬥機，而殲10CE並不是中國頂級戰機。這項震驚西方專家的模擬對抗結果，已在2026年5月獲得官方權威證實，似乎美國盟友在短期內仍難以擺脫對美國尖端武器的倚賴。

公平地說，現在盟友國防多元化還有其他原因，而不能歸咎於單一政治人物，這些因素包括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消耗了大量彈藥、韓國與土耳其等新興軍工國崛起、無人機改變戰場打法等等，但特朗普的態度與政策加快了這轉變，而且這趨勢構成了對美國的雙重打擊。在外交與軍事層面上，盟友對美國信任的流失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意味著未來美國若想在國際舞台上應對重大危機並尋求多邊合作，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與冷漠。在經濟與產業層面上，各國減少美製軍火訂單的苦果立竿見影，直接削弱了美國本土防衛製造業的就業與營收。

展望未來的軍事發展，人工智能在國防應用上無疑將扮演更積極、更核心的角色。法國積極發展Mistral AI，該公司已經與法國國防部簽訂框架協議，讓法軍與相關機構使用其

模型、軟體和服務；而日本也培育了 Sakana AI，這公司也企圖參與日本防衛領域。但這類區域性模型在運算規模、生態完整度以及國防實戰應用的核心功能上，依然明顯落後於美國頂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這使得人工智能成為美國維繫盟友體系與軍事科技霸權的最後一道關鍵護城河。

結論：信任流失

不過，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能否把這種科技優勢轉化為持久的盟友信任，如果華盛頓繼續把同盟關係視為短期交易，而不是長期制度性承諾，那麼即使美國在人工智能、晶片與軍工科技上仍然強大，盟友也會繼續尋找替代方案。美國的危機不只是失去幾張軍售訂單，而是失去「品牌」這個最珍貴的無形資產。

其實，這不僅是美國的損失，美國前外交官菲利普·戈登（Phillip Gordon）指出，如果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崩壞，目前沒有其他國家能夠填補這一真空，他認為有必要去挽回這同盟關係和國際秩序。即使美國盟友可以自己發展或者從不同渠道購買常規武器，它們仍然需要美國的核子保護傘。如果同盟關係破裂，這些國家可能不得不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那麼整個世界將變得更加緊張和不穩定。然而，即使下屆政府改轍易轍，恐怕恢復信任和修補關係亦需要一段很長時間，甚至可能難以恢復。

2026年6月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更多資訊](#)